

特工姐妹



内 容 提 要

这是八年抗战中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光华大学金教授隐居无锡。他有两个艳若桃花的女儿。姐姐金玉如温柔娴静，妹妹金玉意泼辣奔放。俗话说，木优易遭锯，人美常被欺。无锡警署的地头蛇——警长吴正荣一眼看中了金玉意，以搜捕抗日志士为名，昼夜闯入金家。金玉意破窗跳河，金教授无辜被杀，金玉如则被抓走，欲强迫成亲。

鬼使神差，金玉如被上海青帮头目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意外地救走。但跳出蛇口，又入狼窝。她被迫给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做外室，还险遭日本大特务头目土肥原的外甥清水允三的奸污，幸亏在未婚夫方九鸣的策划下，他偏支走了清水，劈死了傅筱庵，双脚却不由自主地踏上了竹石山（军统）。这军统也不是安全的地方，她继续厄运缠身，被军统上海特务区长徐森诱奸失身，方九鸣也差点死在“自己人”枪口下。屈辱扫荡了娴静，眼泪洗掉了温柔，她亲手击毙了徐森，没想到又闯进了76号魔窟。

阴错阳差，妹妹金玉意被人从河中救起。她冒着生命危险，与抗日救国军一起，严惩了地头蛇警长吴正荣，后在荣德生掩护下，去上海申新九厂工作，还秘密加入了地下党，并终于同姐姐重逢。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金玉意也潜入了76号特务组织，获取了一大批重要情报。

在一个艳阳明媚的春天，姐妹俩和方九鸣巧妙地将日本特务清水允三送上西天，随后胜利转移到风光旖旎的云岭——新四军军部。

目 录

第一章	金宝踏山门	(1)
第二章	娇女出魔掌	(15)
第三章	酒楼闹丑剧	(28)
第四章	枪打沙壳子	(47)
第五章	虎口遇救星	(61)
第六章	受骗入秘圈	(81)
第七章	金屋护情人	(100)
第八章	夜除傅筱庵	(116)
第九章	香港交际花	(133)
第十章	旧痕添新疤	(151)
第十一章	喋血闹市区	(161)
第十二章	垂钩钓大鱼	(178)
第十三章	计惩王天甲	(195)
第十四章	魔窟陈圈套	(207)
第十五章	打入黑龙会	(222)
第十六章	智救凌菊甫	(240)
第十七章	巧进特工队	(255)
第十八章	路窄遇冤家	(274)
第十九章	石城遗疑案	(288)

第一章 金宝踏山门

1

1939年1月，农历虎年12月。这天天气奇寒，鹅毛大雪似脱筐而出的絮棉，伴着刺肉刺骨的西北风，席卷江南大地。一夜间，无锡城区的街道、房舍，连同风光绮丽的锡山、惠山都被绒雪覆裹了。只有环抱锡城的三万六千顷茫茫太湖，仍似一颗璀璨的碧珠，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更加光鲜夺目。

上午十点，街道上人迹稀疏。临街的店铺大多半开半掩。随着一阵“咯吱咯吱”的踩雪声，县前街的雪花影里，出现了一柄漂亮的花伞，伞下一男一女相依相偎，缓缓地默默地向无锡警察署飘去。

男的道：“二小姐，此去千万要小心，把东西一送掉马上就打回，绝对不能和那恶贼照面。”

女的道：“生泉哥，一切我会当心的。”

“前面就是警察署，我不能再陪你走了。你去吧，我们在后面接应你。”说完，他从腋下取出一只锦漆木匣递给了二小姐。

二小姐将木匣夹进腋下，自信地冲生泉一笑，点了点

头，回身向警察署走去。

警察署边门里是门卫室，室内炉火融融，炉边坐着一个门警，正仰着首，半睁着眼，用两个铜板在夹胡子。门警姓林，年已三十多岁，但由于生得矮小，瘦得如猴，故大家仍然叫他小林，别看他貌不惊人，地位卑下，但一般警察都惧他三分，因为他是警长的开山门徒弟。如果得罪了他，他在警长面前吹吹风，搬搬舌，是没好果子吃的。

小林听到脚步声，停止了夹胡子，转过脸来，见门口站定一位姑娘，村姑打扮，红扑扑的脸蛋，水灵灵的眼睛，特别是那既丰满又苗条的身材，着实令人喜爱。他傻呆呆地朝姑娘瞄了一会，然后殷勤地说：“小大姐，你有什么事？外边冷，进来吧。”

二小姐掸掸身上的雪花，踏进门卫室，问道：“吴警长在里面吗？”

“在，在。怎么，有谁欺侮你了，要打官司？”

二小姐摇了摇头：“不！有样礼物要送给吴警长。”

“哦！”小林想到：今夜老头子要办喜事，一定是有人派她送礼来了。便问道：“小大姐，你是哪里来的？”

“荣巷！”

一听荣巷，小林一惊。原来面前这丫头是江南首富、棉纱大王荣老太爷派来的！他不敢怠慢，连忙站起身子，端过一张板凳，嬉皮笑脸道：“小大姐，请坐，请坐！”

看着这副猴相，二小姐有点好笑，但她忍住了，道：“不坐了。请你把这分礼物送给吴警长吧。”说完，她郑重地把锦漆匣子放到桌上。

小林朝精致的锦匣看了一眼，知道里面装的不是珍珠黄

金，就是翡翠宝玉，忙道：“小大姐，请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马上去向吴警长报告。”他用贪婪的目光在二小姐身上扫了几眼，然后捧了锦匣向署内走去。

警长叫吴正荣，生得又矮又胖，好比一只水桶。因他嗓子沙哑，开口说话似敲破锣，人们背后叫他“沙壳子”。他从北洋军阀时就当警长了，十多年来“招兵买马”，势力越来越大，成了无锡一霸。尤其是日寇占领江南后，他投靠了日军，更加不可一世。而且开了香堂，广收门徒，恶势力遍布城乡，使得人人侧目。近日，他抢到了一个姓金的美女，以抗日分子的名义，将她关押在自己家中，企图纳为小妾。但金小姐坚贞不从。今夜，他准备威逼成亲，叫来了剃头匠，给他剃头光胡。

正当头剃到一半时，小林捧了锦匣跑了进来：“吴警长，荣巷荣老太爷派丫头给你送礼来了。”

沙壳子听到荣老太爷也来送礼，不禁喜出望外。荣老太爷向来清高，不与警方来往，过去吴正荣亲自登门“搭桥”，但连“线”都牵不上。今日荣家主动派人前来送礼，那是天大的面子，于是道：“快请送礼的人进来。”

小林问：“吴警长，你叫送礼的进来，是不是要赏她一笔脚钱？”

沙壳子低低“嗯”了一声。

小林走上前一步，凑过脸去，贼嘻嘻地道：“吴警长，你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沙壳子奇怪地问：“成全你什么？”

“那送礼的小大姐漂亮得像个观音菩萨，我想请警长在荣老太爷面前说几句好话，代徒儿做个媒……”

沙壳子笑骂道：“狗食的，原来你想吃天鹅肉！去，叫她进来再说。”

小林忙把锦漆匣子往桌上一放，然后忽匆匆地奔了出去。

过了片刻，小林气急败坏地奔了回来：“吴警长，那小大姐不见了！”

送礼人不告而别，引起了沙壳子的狐疑：荣老太爷派人前来送礼，怎么连名片、便条都没一个？荣家在无锡地区是名门望族，他府上的人都是懂规矩，懂礼貌的，送礼的怎么会不辞而别？莫非里面有诈？他立即吩咐小林：“把那锦匣打开看看。”

小林也知事有蹊跷。他联想到那小大姐神出鬼没的举止，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城外游击队派来的？他越想越可怕，竟不敢去碰那锦盒。但老头子的命令是不能违拗的，怎么办？他鼠眼滴溜溜朝四周一转，来到剃头匠身旁：

“剃头师傅，去把匣子打开！”

剃头匠不知轻重利害，他几步走到桌前，掀开了匣盖。

“啊！”剃头匠突然一声惊叫，手一抖，把锦匣带翻了。这一翻，从匣内滚出了一个死人骷髅头，好生可怕！

小林鼠胆，早吓得脸如土色。

凶横的沙壳子却不怕。他起身走到廊下，抢过一根木棒，对准那骷髅用力一击，“砰！”骷髅头粉碎了，还流出殷殷鲜血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半斤多重的活老鼠，被人封藏在骷髅头内。

沙壳子怒道：“这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小林，再看看，匣子内还有什么东西？”

小林抖颤着身子上前查看，只见匣内还有一张红纸，上写四句话：

警告沙壳子，
速放金小姐，
胆敢不从命，
脑袋要搬家！

抗日救国军锄奸队

沙壳子看了纸条，心中不由寒颤，但他故作镇静道：“这是抗日分子送来的恐吓信。嘿，我吴正荣是上过刀山、下过火海的人，还怕他们这一套吗？来人哪！”

听到吆喝，侍候在廊下的小警察纷纷奔上厅来：“警长，有什么吩咐？”

“立即关闭城门，搜查！”

话音刚落，一个警察手提一只新皮箱又奔上厅来：“警长，门口来了一个女人，叫我把这箱子送给你。”

沙壳子顿时大怒：“一定又是来捉弄我的！小林，快带人去把那婆娘抓进来。”

小林应声带着警察前去抓人。

小林走后，沙壳子吩咐剃头匠：“快把箱子打开！”

剃头匠有些胆怯了：“警长，里头怕又是一个死人骷髅！”他拘手拘脚，不敢上前。

“胆小鬼！”沙壳子含怒骂了一声，便亲自上前打开了箱子。他往箱内一看，亦“啊”地惊叫了一声。

原来，箱子里一字儿放着四把雪亮的小斧头。“啊！斧头党来了！”

“斧头党”是上海有名的恐怖组织。他们无恶不作，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做得出来，连租界里的工部局、上海警察局，也不敢碰他们一根汗毛。今日“斧头党”送斧上门，意思不言而喻，是“踏山门”寻事来了。可他们的“窝”在上海，我的“市面”在无锡，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他们找上门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沙壳子一时惊得傻了眼！

就在此时，小林飞奔了进来，惶惶急报：“吴警长，不好了，送箱子的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是赫赫有名的金宝师娘。她拍桌踢凳，点名叫你去接她！”

听到“金宝师娘”四个字，沙壳子像触了电，慌得头脑嗡嗡，六神无主，连声道：“好好，我去接，我去接！”说着踉踉跄跄要往外冲，却给剃头匠拦住了。

“警长，你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剃头匠举手指了指他的脑袋。

沙壳子这才想起，头只剃了一半，还是个一半光一半毛的“阴阳头”呢！但他顾不得这些了，顺手从衣架上拿过一顶帽子，往“阴阳头”上一套，急匆匆地去迎接金宝师娘。

这金宝师娘是何许人也？

她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女大亨！她当过“那摩温”，

当年曾用一把剪刀吓住张啸林；面对麻皮金荣也拍过桌子。她丈夫名叫季云卿，是无锡人，青帮中“通”字辈的老头子。汉奸李士群，76号特工头目吴世保，都是他的徒弟。季云卿在上海流氓界的地位，仅次于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季云卿长住上海，为人深沉，颇有心计。他平日不爱出头露面，凡是风风火火的场面都由金宝师娘带了“斧头党”去闹。而这位女大亨呢？能骂敢打，无所畏惧，许多江湖上响当当的汉子都败在她脚下，输在她手里，故在沪宁一线名望颇大。

沙壳子奔到门口，见金宝师娘面如秋霜，目似冷铁，知道不妙，急忙点头哈腰上前讪笑：“吴某不知师娘驾到，失迎，失迎！”

金宝师娘怒目横视，傲然不睬。

沙壳子情知金宝师娘决不会无缘无故来无锡，但又确实不知来意，只得一再陪笑道：“师娘，外面冷，请到里面坐。”

金宝师娘冷笑一声道：“只请我一个人进去吗？”

沙壳子这才发现，金宝师娘的身后还站着四个熊腰虎背、浓眉怒目的年青汉子，他们显然是“斧头党”的杀手。沙壳子连忙上前赔不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该死，该死！四位老大，请！请！”

金宝师娘转过脸来，向四人示意。那四人点点头，根本不理沙壳子，紧跟金宝师娘向警察署里直闯。

沙壳子心头小鹿乱撞，抢步趋前，将女大亨一直引到花厅上坐定。那四个杀手一字儿排开，站在金宝师娘身后。

沙壳子谨小慎微地问：“师娘，不知是什么风把您吹来

了？”

这是一句极普通的客套话。哪知金宝师娘听了怒不可遏，大声喝斥道：“姓吴的，你敢当面调笑老娘？”

沙壳子急忙辩解：“师娘言重了，我怎敢调笑您呢？”

“什么风把我吹来的？难道我的骨头这样轻吗？”

沙壳子知道她是存心找岔子，便敷衍道：“师娘，您是黄浦江边的凤凰，我吴正荣是无锡地界上的土地，不知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师娘，请当面赐教，我也好死而无怨呀！”

“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要当面问你一句话。”

“要问什么话？”

“是我家老头子要我问你，你姓潘？姓翁？还是姓钱？”

金宝师娘讲的是帮会行话。这潘、翁、钱是青帮里的祖师爷。金宝师娘原本是问沙壳子属哪个帮派的。可沙壳子是“游子”，从未踏进过帮派门槛，因此无从回答。

金宝师娘此番前来，是有意寻衅，所以继续逼问：“吴正荣，你知道洪钧门下几支花？”

这一句行话，沙壳子已有所闻，便朗声答道：“青梗白藕红荷花”这句切口系指青帮红帮和白莲教。在明末时，这三支“花”都是忠于前明皇帝，反抗满清的，所以称洪钧门下。

金宝师娘又追问道：“请问贵前人上下？”

这句行话沙壳子虽然听得懂，但却没法回答。原来金宝师娘在问他：你的老头子是谁？沙壳子原籍沙洲常阴沙，十三岁到无锡学生意，拜的师父是北门老戏馆门口摆皮匠摊的翘脚阿毛。阿毛不是门槛里的人，拜这种人为师是说不出口

的。沙壳子眉头一皱，只好含糊地讲：“常言道，‘子不言父讳，徒不言师讳’。金宝师娘，请您原谅三分。”

“哼！”金宝师娘冷笑道：“吴正荣，你报不出师门，那末，请问你的贵同产是哪些人？他们在哪一个码头上发财？”

“同产”就是同门师弟兄。沙壳子没有拜过老头子，当然也说不上有同门师弟兄。

金宝师娘步步相逼，沙壳子一退再退。他实在忍不住了，愤怒地道：“金宝师娘，看来您今天存心与吴某过不去了！”

“哈哈！”金宝师娘仰面大笑：“吴先生，你这才说对了。我金宝今天确实是奉命前来踏你山门的！”

沙壳子一听她是特地来寻衅踏山门的，哪能容忍，霍地站起身来，高声道：“金宝师娘，我承认你是大海里的轮船，但今天开到了我吴某的小阴沟里，看你发得出什么威？嘿嘿，来人！”

沙壳子话音刚落，厅前刷地闪出一群警察，人人荷枪实弹，气势汹汹。

经历过险风恶浪的金宝师娘，怎怕这些风吹草动？她“乓”地猛击桌子，站了起来：“姓吴的，少摆什么华容道。我金宝红眉毛绿眼睛的妖魔都见过，难道还怕你这一套吗？看来，我今天那大箱子是白送了。‘打勿死’，先给他送一个信！”

站在金宝身后的一个小杀手，闻声立刻窜了出来，一撩衣底，手上已绰起一柄小斧头。只听得“砰”的一声，身旁那张红漆台子顿时掉了一只角！

沙壳子大惊失色！他唤出警察，的确是想摆华容道，以此吓吓金宝师娘，现在“打勿死”亮出了斧头，算是给沙壳子报了个信。他晓得对付这种亡命之徒决不能意气用事，摆其锋，逆其意。再说，即使自己现在占了上风，将来斧头党是不会轻饶自己的。不能因一时之快意，而留下无穷的后患。沙壳子向来有一种能屈能伸的本领，他立刻收敛怒容，换上了笑脸：“师娘息怒，有话好好讲么！”又回头对小警察骂道：“你们这些混蛋，谁叫你们出来的？”

那批小警察面面相觑，只好默然退去。

金宝师娘见“打勿死”的小斧头已经镇住了沙壳子，便乘势发起了进攻：“吴正荣，你听到过‘门槛三尺高，帮规胜律条，只许家鸡啼，不准野狗叫’吗？”

沙壳子其实从没听到过这话，但他怕节外生枝，招惹是非，只好喏喏说道：“听到过，听到过。”

“那么，你是野狗，对吗？”金宝师娘得寸进尺。

与此同时，一道银光在沙壳子眼前一闪。

沙壳子睁眼一看，又是那把雪亮的小斧头，正紧紧贴着自己的脑门。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赶紧说道：“我是野狗，我是野狗！”

“既然是野狗，你为什么要开香堂？”

到了这时，沙壳子才明白金宝师娘前来寻衅的原因。原来，开山门收徒弟，是青红帮里的大典，帮规森严。凡不合做老头子的人，绝对不许开香堂。沙壳子开香堂，是仗了日本人的势。无锡的一些青帮老头子，对沙壳子开香堂耿耿于怀，但又敢怒不敢言，更不敢与他正面冲突，只好暗暗央求季云卿在无锡的大弟子季君良，请他去上海搬救兵。季云卿

听了，觉得这是扶植大儿子的良机，便叫金宝师娘带了四个徒弟赶到无锡。沙壳子自知擅开香堂触犯帮规，便哭丧着脸道：“金宝师娘，我吴正荣也是吃粥饭长大的，难道我敢触犯你们的规矩吗？怪来怪去，这都是东洋人的不是啊！”

金宝师娘知道他在耍滑头了，便问：“你开香堂，跟东洋人有什么关系？”

“师娘您有所不知，自从东洋人来后，四乡很不太平。什么抗日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到处破坏治安，扰乱秩序。因此，东洋人叫我开香堂，收一些徒弟，添几个帮手。要不是东洋人叫我这样做，我吴正荣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你说的是真话？”金宝师娘冷冷地问。

“是真话，绝对是真话，如有半句虚言，我是您孙子。”

“好，算你说的是真话。‘打勿死’，把请柬给他。”

“打勿死”送上了一张大红帖子。

沙壳子接过帖子，只见上面写道：“敬请吴正荣先生到上海黄金大戏院票房间一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季云卿具。”

一见此帖，沙壳子仿佛接到了法院的死刑判决书，顿时目瞪口呆。众所周知，这黄金大戏院是黄金荣开设的，那票房间是随便能去得的吗？但不去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请柬上具名的四个人，都是上海十里洋场赫赫有名的大亨！怎么办呢？沙壳子向旁偷看一眼，斧头党的四个亡命之徒，个个怒目横眉，满脸杀气，而金宝师娘嘴角却抿着冷笑。沙壳子想道：“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只有硬着头皮去高抬”

“金宝师娘，这四位老前辈的请柬，我吴正荣是万万不敢领受的……”

“啊？”金宝师娘打断他的话头，喝问道：“那你愿意领受我的小皮箱了？”

沙壳子知道领受小皮箱的意思，因此双手一拱：“师娘，师娘！我不敢领受，不敢领受！”

“不敢领受？难道不敢领受就万事大吉了？”

“不，不！”沙壳子苦着脸道：“金宝师娘，您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知道擅开香堂是天大的错误，我愿意领罪！不过，东洋人方面也是难辞其咎的。如果金宝师娘一定要我到上海去的话，那就让我多买一张火车票，请宣抚班长横田太君一起去，好吗？”

在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苏南各地后，在县城里都设立宣抚班，代表皇军管理地方。对伪政府说来，宣抚班无异于太上皇。沙壳子提出要请宣抚班长横田一起去上海，分明是要借东洋人来做他的保护伞。金宝师娘怎会不知他的用意呢？

“嘿嘿嘿嘿……”金宝师娘冷笑了几声，道：“很好！既然横田先生一起去上海，那我就通知张啸林，叫他的徒弟、皇军驻沪军部的参谋长小泽先生也来吧！”

沙壳子一听，倒抽了一口冷气。他曾听说，小泽正树当年在上海当特务时，落到英租界捕房手里，是张啸林救的他。后来，小泽向张啸林投了帖子，弯了腰板，拜到张啸林的门下。小泽的地位比起横田次郎来，要高好几截呢！他本想抬出横田，狐假虎威，哪知弄巧成拙，因此只得服软央求：“哪敢惊动小泽先生！金宝师娘，还请在黄杜张季四位老

前辈面前，多多美言……”

“这样说来，你是不去上海啰？”

沙壳子唯唯喏喏，只是赔笑。

金宝师娘见顺风篷扯得差不多了，也便道：“那你想不了了之吗？”

“不，不！四位老前辈面前，我当尽一片孝心，想麻烦您各带一份厚礼去。”

“那，我同这四位兄弟难道就白跑一趟吗？”

“都有，都有！”

“哦，你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听得出金宝师娘还不满足如此“孝敬”，但他又想不出“孝敬”新招，只好道：“那请师娘明示，我该怎么办？”

“常言道，光棍好做，过门难逃。你知道青帮的帮规不是儿戏的。祖师爷开帮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野狗开香堂的……”

沙壳子见说，突然灵机一动，抱拳道：“师娘，我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不知能说吗？”

“说吧。”

“我真心诚意想投拜到季老前辈门下，不知师娘能不能成全？”

金宝师娘故作沉吟道：“你想使野狗变成家鸡，这……”

沙壳子鉴貌辨色，揣知金宝师娘没有拒绝之意，更连声央求。等待良久，金宝师娘才道：“这事待我回到上海后，让老头子决定。不过，在无锡地界上的朋友，你也要向他们作个交代呀！”

沙壳子点头道：“师娘，您说怎样交代，我就怎样交

代。”

“明天正午，在状元楼拉几桌台子，让大家的气平下去。”

沙壳子明知那是十分刮面子的事，但也只好答应：“那师娘也一定出席，好吗？”

“拉台子的场面，我女人是不便出席的。这样吧，明天我家大少爷君良和这四位兄弟代我去。”

“好！好！”

到此时，沙壳子悬着的心才回到了心窝里。他笑嘻嘻地讨好金宝师娘：“师娘，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金宝师娘突然脸色一沉：“还有一件事，我还没有问你呢！”